

050 —— 柏林

柏林之行，依我個人觀察並認為其意義在於，評論《牡丹亭》的角度已經從著重描繪九八年至九九年所謂「牡丹亭事件」的背景來由，逐漸轉化為東西方文化藝術對比的學術層次，輿論對藝術表現上的共通與差異更有興趣。這是有意義的轉變，這也是想在那所謂「牡丹亭事件」中不斷撈取藝術以外話語權的人的終結。畢竟我們是單純為了藝術而遠走他鄉的，我們沒有一個人是要被所謂「美帝國主義策反」的異議分子，渲染藝術以外的話題對我們是一種傷害，我覺得對我們是不公平的。我們不過只是小演員，我們無能為力，輿論風向的轉變對我們是好事情。

在我們演出期間，恰是華格納的《指環》正同時在柏林上演。維基百科是這樣介紹的：「這齣華格納的歌劇樂隊編制龐大，所選擇的歌手在音量音色和強度方面都有特別要求，同時還需要採用一些極端措施保證聆聽效果，故華格納的崇拜者，巴伐利亞國王

路德維希二世為他的《指環》能夠上演特別出資建造拜羅伊特節日劇院（又名節日劇院，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動土興建，歷時兩年多，於一八七五年竣工），其設計專為配合華格納的要求，它將樂池沉降得更深，最嘹亮的銅管樂器放在最深處，離指揮很遠，遠遠低於舞臺上的歌手。一八七六年八月，《指環》全劇於該劇院首演，分四天上演，共演兩次，每天下午四點開始一直持續到深夜。首演的指揮是漢斯·里希特。當時，演出盛況空前，幾乎整個歐洲的音樂人士都齊聚這個美因河邊的小地方，甚至到了拜羅伊特發生食物短缺的程度。」

時間來到二〇〇一年，同樣東西方藝術大師的傳世作品，同樣的鴻篇巨製，同樣的時段在柏林舞臺上搬演，藝術成就相互映襯。自此展開了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討論。

記得演出前記者會上，一群記者要單獨採訪我，把我擠到我化妝室的一角，要錄一段我的演唱，也許是化妝室空間太小，我就就打個引子好了，一張嘴那音量聲波與音色的「獨特」著實讓在場記者驚了一下！哈哈😊後面的報導可想而知了！同時媒體也在

推崇東方女演員在舞臺上獨唱四十分鐘以上的表演功力。（他們講的就是第十二齣〈尋夢〉了。）

051 —— 柏林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親眼見證戰後德意志民族被外力撕裂與自主統一的歷史進程及其歷史遺蹟，令人震撼。一堵圍牆不僅僅是隔開東西柏林行政區劃，而是在人的心中拉起思維的封鎖線。推倒圍牆，更重要的是推倒人心裡的藩籬，追求真正的身心自由與互為尊重的民主社會，其奮鬥精神與實踐過程，那小女孩爬上牆頭遞上的第一朵玫瑰花啟迪我的心靈！

如今的德國已經統一，政府開放人群在殘留的一段柏林牆以藝術的形式描繪過去，銘記歷史，教育後人點滴不忘。我把曾經是柏林牆的一角帶回家中，擺在書櫃，時刻提醒自己自由生命的可貴！

從中國出來，一腳踏上海稱世界上的民主老大美國，再遊走世界各國，如今落腳臺灣，戲裡演東坡，戲外有藍綠，不能倖免地都處於「黨爭的年代」。看多了，似乎可以分辨出什麼是虛偽的民主，什麼是民主的真諦，更好地認識國家與民族的未來，實踐的路很長，讓我們走下去。

052 ——柏林見聞

柏林是從二戰殘垣斷壁中爬起來的新城市，今天看見的「古蹟」基本都是二戰後修復或者重建的。二十年前的東、西柏林的市容市貌還是看得出差距的。觀光景點帶著濃厚的（宗教、戰爭、革命、冷戰）時代記憶痕跡。沒關係，前人留下的都是客觀存在，這也是認識歷史的機會、審視自己的過程，所以這個國家的總統才有那驚天一跪的勇氣，德意志民族得以受到尊重，達成和解。（某些民族要好好學學呀！）在某某地方想通過去某某化，來達成消滅某某印記，其實是徒勞一場，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就有人建議鄧小平把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的六個題字摳掉，因為那是下臺的華國鋒前主席的題字，鄧小平給的回答：那是時代的印記，就讓他留在那裡吧。其實這是一種氣魄，一種自信，也是一種正確的歷史觀。

德國黑啤那麼有名，來德國怎能不喝啤酒呢！套句《望鄉》的臺詞，「到那裡暢飲

何妨消遣」。一般來講我們會買個半打回飯店喝，這天我們乾脆揪幾個同伴一起在酒吧暢飲，體會一下德國酒吧的氣氛。也可能是太臨近演出了，或者是喝得太嗨了，哇！上臺嗓子不給用了，聲帶完全繃不緊，逢高不起。真的嚇壞我了！從此我得到一個嚴肅教訓，演出前絕對不能喝啤酒，更不能喝冰鎮啤酒，延伸出來就是不能喝酒。這點真比不上汪世瑜老師，午餐一定要半斤黃酒下肚，睡上一覺，晚上才開聲。咱天生不是酒嚨，還是喝茶好！